

施公案

清·佚名等
编撰

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



· 下卷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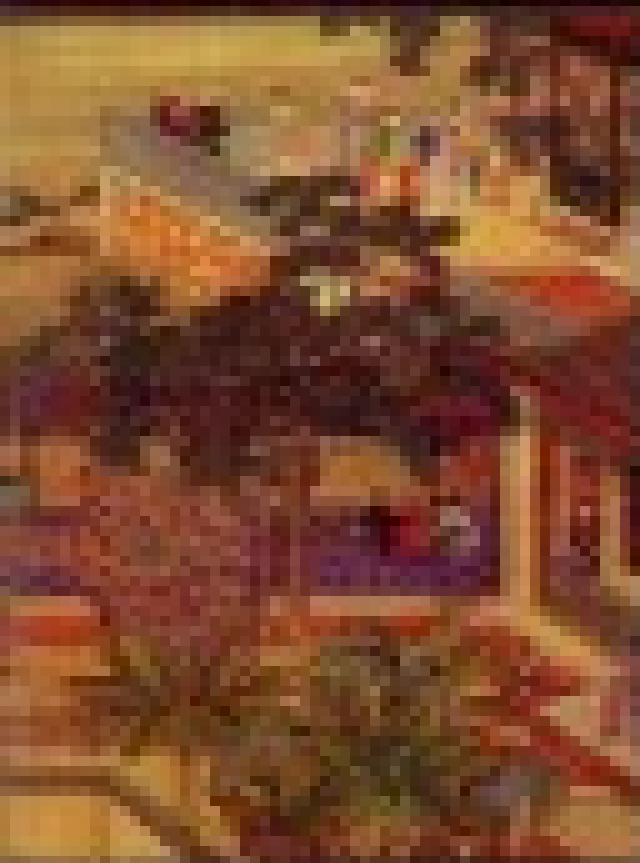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施公案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

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

清·佚名等编撰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施公案/(清)佚名等编撰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6.11. 2006年7月重印.

(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)

ISBN 7-5402-0808-2

I. 施… II. 佚… III. 章回小说:公案小说-
中国-清代 IV. I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3717 号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顺义富各庄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2.625印张 1600千字

2006年7月北京第2版 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定价:190.00元(全三册)

第三六六回

众英雄合力攻山 铁头僧拚命拒敌

话说黄天霸等到了山下，仍见李昆等在那里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岭，尚未攻破。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这两个山头，形势颇险，由山下直到山顶，那条道路壁立上去；加之山上多设擂木滚石，不必说李昆等人，就是飞将军也不能立破。先是李昆一闻号炮，知道大营里已经得手，立刻就率领兵丁直杀上去。走至半山，只见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直打下来，众兵丁不能上去。正在为难之际，恰好黄天霸等率众来攻，遂领兵一同杀攻上去。走至半山，仍被擂木滚石打下来，不能上山。黄天霸等没法，只得收兵回营，歇息一日不表。

再说铁头僧打发万世雄等下山劫营，到了三更以后，忽然大营内号炮一响，心中便疑惑道：“怎么大营内有号炮声响？难道他那里有了准备，陆老么不曾打听的确？真是如此，山上的锐气失矣！”正疑惑间，忽见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守山的小头目，慌慌张张的进来报道：“大王师父！大事不好了！大营内已经有了准备，现在两个山头，被官兵攻打甚急，请令定夺！”铁头僧一闻此言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也就慌忙说道：“尔等赶即将擂木滚石放下，务要死守，不得被官兵夺了这两个山头。若被他攻破

此山，我等性命难保。”小头目得令，赶着飞奔回了山头，死力拒守，因此不曾失去。到得天明，小头目又复来报：“大王师父！现在官兵已退去，青龙岗、白虎岭均幸保无恙，擂木滚石打伤官兵不计其数。但不知大营内诸位爷们如何光景？也恐怕是败多胜少，怎么不见一位爷回山？其中必有不妙之处。”正在那里说着，忽见熊海狼狈而来，一见铁头僧哭拜在地。铁头僧一见忙问道：“那里胜负究竟如何？”熊海道：“师父！不必讲了，咱们总算上了陆老么的当了。现在万世雄、周鹿、韩豹、卫达、沈三魁俱被杀死，温球不知去向，所有喽兵尽遭杀戮。徒弟幸亏拚命杀出，方才逃走，回上山来，不然也要死在那里。为今之计，这个地方是住不得了，速速早寻去路才好。”铁头僧闻言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本师定与这黄天霸小子誓不两立！”

正在怒不可遏，忽见陆老么抱头鼠窜而回，走到铁头僧面前伏地请罪。铁头僧道：“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？就被你说出那件妙计，要去劫营。你又探听不出人家已作了准备，而且你还自鸣得意，回来报信。现在弄得一败涂地，你尚有何说？”陆老么跪在地下战兢兢的说道：“非是徒弟打听不确，委系黄天霸诡计多端。徒弟到他大营的时节，分明见他们聚众饮酒，快乐非常；后又传令，叫各营一律安歇。徒弟打听确了，才敢前来报信。哪知他其中有诈。徒弟见识浅短，可是未及察出，现在徒弟自知罪不可救，求师父作主便了！”铁头僧听了这番话，也知：“他并无他意，不过未曾识出官兵的诡计。现在山寨需人之际，若再将他治罪，山寨内分外无人帮助，不如仍然恕了他的罪过，叫他奋力帮助，他必然感激我不杀之恩，也就死力战斗了。”心中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乱报军情，本当推出斩首。尚念你并无他意，不过见识浅少，未能识破，误中敌人诡计。本师加恩格外，既往不咎。尔须知道，现在山中兵力已衰，从今以后，务要死力合众据守。但能保得那两个山头，这大寨尚可保全无恙；不然，你我就死无葬

身之地了!”陆老么道:“徒弟蒙师父不杀之恩,虽粉身碎骨,亦不足报于万一。若果遇着敌人前来攻打,定竭力死与敌人相拒。但是寨中兵卒无几,兄弟已杀了殆尽,如何守法呢?”铁头僧道:“徒弟!这倒不要过虑。那两个山头,只要闭关死守,如有敌人前来攻打,切不可与他接战,但将擂木滚石打将下去,他自不能杀上山来。为今之计,熊海与你二人各守一山,你守青龙岗,他守白虎岭,不得再有贻误。若再疏忽,本师一定二罪并治!”陆老么唯唯退下,各去把守山头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等过了一日,便留张桂兰、郝素玉、褚标三人守营,其余出队,一同前往攻打聚夹峰。到了山下,分兵一半:黄天霸、何路通、贺人杰、王殿臣四人,攻打青龙岗;关小西、李公然、郭起凤、计全四人,攻打白虎岭。只听一声炮响,如潮涌一般飞奔上去,并力攻进。那山头上喽兵早已看见,也就赶着将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。那些兵卒打得头破血流,纷纷倒退下来。黄天霸也没法,只得暂叫兵丁稍息,再为进攻。一连攻了四五次,皆是如此,只得传令收兵。黄天霸等回到营中,即将前日来做细作的那个何三,喊来问道:“你前日所说这山寨有条小路,只有本地土人知道,你可就此出去,代我拿一个土人前来,本统领有话问他。作速前去,不得有误!”正自吩咐,忽见巡营小卒拿进了一个人来禀道:“小的们方才到后营巡查,见一个形迹可疑之人在那里窥探。小的们恐怕他是奸细,因将他捉来,听候示下。”黄天霸听说,即着小卒将那人带进帐中,便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谁人指使令你前来充作奸细,窥探本帅的大营?速速招出。若有半句不实,推出营门斩首!”那人吓得战战兢兢的说道:“小人实在不是奸细,是本地土人,姓林名保,家住不远。只因我到娘舅家去,由此经过,看见老爷这里颇为热闹,不晓得做什么,要想进来耍一会。不料被他们拿住,硬说小的是强盗差来做细作的。小的实在冤枉,求老爷开恩。”黄天霸

看了林保那种样子，却非奸细的举动，因说道：“你既不是奸细，本帅差你去做一事，你若去做得来，本帅不但放你，而且有赏；你若做不来，本帅定要把你作奸细办，推出营门斩首。”林保道：“小人愿做，听大人吩咐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可知这聚夹峰有几条路可以上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前面谷口有一条路；后面走田家洼转过去，还有一条路。就这两条路，再没有第三条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田家洼离此有多远呢？”林保道：“不过五六里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认得么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但知有这条路，却不曾到山上去过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可同本帅前去，将功折罪。”林保道：“小的是不去！”天霸道：“为什么不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山上强盗甚是厉害，若被他知道，定要送小的性命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怕强盗杀你，不怕本帅杀你么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怕老爷还比怕强盗好些；老爷讲理，强盗不讲理。譬如小的现在是被老爷人捉住，还问小的许多话，但不过要杀小的，并不曾真杀。若被强盗捉去，早已头不在脖子上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无须怕，但同本帅前去，可以保你。而且不要你上山，只要你将本帅领到那里，就叫你回去便了。”林保道：“如果这样，小的便遵老爷之命，带老爷前去。可是要交代明白了：到了那里，小的只管指明老爷的去路；若是叫小的上山，小的虽死也不去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本帅决不骗你，只要你指明本帅认得路径，你就回去便了。”林保答应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黄天霸换了夜行衣靠，即同林保上山。毕竟如何捉拿铁头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六七回

黄天霸偷渡田家洼 众英雄大破聚夹峰

话说黄天霸问明土人林保的路径，心中大喜。当下就将林保留在营中，一面聚起众英雄商议，说道：“方才拿到一个土人，问明到聚夹峰的山后小路，现已将他留在此处，晚间叫他带同小弟前去。为今之计，李五哥、计大哥、李七哥、何大哥四人，可于三更时分，率领兵丁前去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岭；小弟带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偷渡田家洼，由山后小路上去，去打轩辕庙；褚老叔、关大哥、张桂兰、郝素玉四人，看守营寨。如此内外合攻，任他聚夹峰铜打铁浇，也要于今夜攻破。若再攻打不下，小弟誓不回营！”大家听说，齐声说道：“难得有此机会，这聚夹峰今夜必破了！”众英雄俱退出。到了二更以后，天霸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皆换了夜行衣靠，各带单刀，藏好暗器，将林保喊进，命他带路，一路出了营门而去。不一会，已到了田家洼。林保便指道：“那边弯弯曲曲的，便是上山的小路了。”说着，又转了几个弯子，约有二里多路，林保便站脚不走，指定前面的路，望着黄天霸说道：“老爷已到了，由此前往，就是上山的那条路了。小的闻得半路上还有一道寨栅，有强人在那里把守，老爷们此去可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，那条路上不甚好走。”

黄天霸听说答道：“你要回去，你就走罢！”林保也就走了。黄天霸便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顺着路径，攀岩附葛，爬了上去。走到半山，已望见前面有条寨栅。

黄天霸一看，只见寨栅上钉着许多三棱钉，外面排着许多鹿角。黄天霸即拔出单刀，到了寨栅面前，先将鹿角砍去。正砍之间，寨栅里面已跳出两个喽兵，手执朴刀，向黄天霸腿上砍到。天霸身子一偏，顺着手劈面就是一刀，将一个喽兵砍倒在地。还有一个看见这个已被砍死，赶着就要逃走，早被贺人杰看见，赶上一刀背，正中那喽兵肩膀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贺人杰即走上前，将那个喽兵一把提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如要命，带领老爷们进去，指明铁头和尚的住所，便饶你狗命；倘若不然，就是一刀将你杀死！”那喽兵一见，赶着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愿领老爷们前去，只求老爷们饶命！”黄天霸便走过来，一手提住那个喽兵，一手执着刀，叫他领路。那喽兵真是动也不敢动，直向前面领着黄天霸等，一直上山。不一会已到山顶。天霸说：“铁头和尚住哪里？”那喽兵道：“就在前面这个庙内。此是后墙，庙门还在前面。”黄天霸又将他提住，走了一刻，已到庙前。天霸手起一刀，将那个喽兵杀死，命王殿臣、郭起凤从大门杀入；他便同贺人杰跳上墙垣，一路蹿房越屋，直向庙内大殿而去。到了大殿屋上，先看明了出路，然后又向后面方丈而来。不一刻已到方丈。黄天霸即从屋檐上倒挂下来，向房里一看。但见那房里点着灯火，并无一人在内。复又仔细一看，只见靠墙坐着一人，却不是个和尚，在那里打盹。天霸一想：“何不就将此人捉住，向他问明和尚的踪迹。”想罢，即飞身下来，一伏身即蹿进房内。那人正在那里打盹，忽然惊醒，见有一人身穿夜行衣靠，便即问道：“你何人，敢到此地作贼？”天霸听说，也不与他辩白，赶忙上前，迎面一刀，喝道：“你何人？可认得老爷黄天霸么？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即要大喊起来，天霸又将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晃

道：“你喊就是一刀。”那人再也不敢喊了，只得跪下，哀求：“老爷饶命！小的是服侍铁头和尚的人。”天霸闻言，因即问道：“老爷正要问你，那铁头贼秃如今往哪里去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和尚因外面官兵前来攻打白虎岭、青龙岗甚是危急，他自己出去帮助把守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去前面山头尚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约一里路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可带领老爷前去，便饶你的狗命；不然，就是一刀，将你砍为两段！”那人答应。黄天霸便提着人出了房门，到了院内，忙将贺人杰招呼下来。走不多远，却好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也到。天霸就与贺人杰，押解着那人去到前面。走不一刻，只听喊杀之声，震动山岳。天霸即催着那人快走。那人不敢怠慢。那人半走半跑，一刻的工夫，已到了青龙岗。天霸又向人杰说道：“贤侄，把这个人交把你，叫他领你去到白虎岭，可如此如此。”人杰答应，即走过来，将那人在天霸手中接过去，随即就往白虎岭而去。

且说天霸到了青龙岗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指挥众喽兵。天霸一见，便一声大喝道：“俺老爷黄天霸在此！狗强盗死在头上，还不知道！轩辕庙已被咱老爷焚毁了，铁头僧已被咱老爷杀了！”说着就飞舞单刀，直杀过去。青龙岗今日却是熊海把守。熊海正在那里指挥喽兵，将擂木滚石望山下打去，忽听这一声大喝，那些喽兵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急欲想逃走，无奈熊海在此，不敢就逃。只见熊海提了刀即向黄天霸杀来。天霸也就接着厮杀。那些喽兵一见他二人厮杀起来，晓得大事不妙，也就一跑个干净。山下李昆等人，一见山上擂木滚石不往下打，知道上面已经得手，当即奋勇登山。大喝一声，俱已上了山顶。熊海正在与黄天霸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青龙岗已破，山下官兵俱已上山，兵刀齐施，乱砍乱杀。他正要逃走，忽见一个喽兵飞奔前来报道：“轩辕庙已经被火焚毁了！”熊海闻言，哪里还敢恋战，只得抽身而逃。黄天霸见他逃走，哪里肯舍，即取出金镖打去，正中熊海

小腿，登时跌倒在地。天霸赶急上前，手起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直望白虎岭而来。不一刻已到，瞥眼看见贺人杰正与铁头和尚在那里厮杀，已是抵敌不住。黄天霸一声大喝道：“贼秃休得逞强！咱黄天霸老爷前来擒你！”贺人杰见天霸已来，顿觉精神陡长，飞舞单刀，直望铁头和尚厮杀，如旋风般进。接着黄天霸等人，又一拥上前，将铁头和尚围住。铁头和尚也就飞舞禅杖，力敌众人，毫不惧怯。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听李七侯“啊呀”一声，登时跳出重围，向旁边蹲下。原来李七侯被铁头和尚禅杖打中右腿。黄天霸一见，更加大怒，奋起雄威，大喝道：“众兄弟奋力呀！不要将那贼秃放走呀！”一声未了，只见刀枪棒棍，一齐如雨点一般打下。大家正奋勇格斗，此时白虎岭已破何路通、计全等攻破，登时拥上山来。铁头和尚见白虎岭已破，正在惊惶无措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山内火光冲天，知道庙已被焚，不敢恋战，要想逃走。不知铁头僧如何拿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六八回

恶战头陀凶僧被捉 扫清贼寨众将班师

话说铁头和尚被黄天霸等人围得铁桶相似，虽欲逃走，插翅难飞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前后总是一死，与其逃走不出，被他们杀死，不若打死他们几个。我就死了，也还扯直。”于是大喝一声：“尔等不要走，看佛爷的家伙！”说着，抡起禅杖拚命扫来，真如出水蛟龙，翻江搅海一样。只见他那条禅杖舞得神出鬼没，连个雨点都洒不进去。黄天霸等看了，个个伸舌，大家也就拚命杀上前去。不一刻，何路通肩膀上，被禅杖扫了一下；幸亏让得快，稍慢一点，一只右膊已被打折下来，何路通只得负痛而逃。又一刻，计全的后背，也被禅杖头子点了一点，计全也就禁受不得，只得退了下来。李昆正欲一枪刺进，被他的禅杖一扫，一杆烂银枪折为两段。李昆也不敢恋战，只得退在一旁，在那里助喊。黄天霸见许多人杀他不过，心中好不着急。暗道：“若再被他逃去，咱们也不算人了！”于是急中生智，故意将身一缩，猛叫“啊呀”一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天霸已偷手将飞镖取在手内。铁头僧见黄天霸弯下腰去，又听他“啊呀”一声，以为他中了禅杖，即抢进一步打来。黄天霸就在这一个空儿，一个鹞子翻身滚在一旁，一撒手已将一只飞镖，认定铁头和尚面门打去。只听铁头和

尚说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那只飞镖早已打中铁头和尚额角上面，陷进了有二寸多深。又听“啊呀”一声，铁头和尚已跌倒在地。大家一见，这才把心放了下来，便一齐走到他面前，先将绳索将他绑起，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。然后将镖拔下。他已是血流满面，不省人事。

此时陆老么见事不妙，已经逃走。不料走至半路，却遇着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在庙内放火回来，一见陆老么，接着就杀。陆老么见庙已焚毁，两个山头又被官军得了，哪里还敢恋战，恨不能插翅飞去，逃得性命，犹如升天一般。哪知心内越慌，手内的兵器，不必说与人家对杀，连招架人家的兵器，都有些不活动起来，因此被那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擒住。那些喽兵是不必说，早已逃走去了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将铁头僧、陆老么推在一处看守。黄天霸便率领着众兵丁，前前后后，搜寻温球他的家属。各处寻了一遍，只是搜寻不出。忽然寻到一个马棚内，见里面有呻吟之声，大家进内一看，只见两男一女在那里上吊。众人一齐上去，将三人解了下来，当时就问了一遍，原来就是温球与他妻、子。黄天霸便命人将三人绑了，也抬到里面，与铁头僧一齐放下。你道温球如何同他妻、子在马棚内上吊？他也因大势已去，无处可奔，与其被官兵擒住，解到淮安斩首，不若寻个自尽，即使官兵寻出，见他已死，也可就此算了，不再杀头问罪。哪知他恶贯满盈，不能容他不受国法，所以将要自尽也不能由他，还要被天霸等搜出，带回淮安，以正国法，可见天理不能违背的。闲话休表，且说黄天霸等人见山寨已扫清，强人业已捉尽，并未逃走一人，心中大喜。又命众人将放火扑灭，又命到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，将山寨也放起火来，烧得个尽绝。又将大寨内所有的金银财宝，一齐查明清楚，派了两个小军在山上看守。于是大声喝令小军，抬着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父子夫妻，一起押解下山，回到大营。当有关小西同褚标、张桂兰、郝素玉迎接进去，

大家聚在一起，当日营中大排筵席。此时金大力的伤痕已好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并未受甚重伤，大家就在大帐内痛饮起来，直饮到二鼓方才散席，说不尽那般快活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即命小军到山上，将所有金银财宝，一齐抬到大营，以便带至淮安存库。不一刻，小军已将金银财宝等送到。天霸又复点明，寄存一旁，又饬令小军将所有杀死的士卒，查点清楚，共计死者若干？小军查明，一会子来报：计共杀死兵丁二十四名，受伤兵丁二百一十六名。黄天霸即命：将杀死者赶紧葬埋，受伤者带回淮安医治。小军答应，又去将死尸埋好。诸事已毕，大家休息一日，预备班师。过了一日，黄天霸即命拔队转回淮安。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。天霸命兵丁仍归各部。当日就率领众人，见了施公。行礼已毕，施公将以上情形问了一番。天霸也细细禀了一遍，施公大加慰劳。当下命令：将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夫妇父子共计五人，一同交山阳县分别收监。黄天霸等回衙门的回衙门，执旧事的执旧事。过了一日，施公又将铁头僧等五人提出监来，问了一堂。铁头僧等直供不讳。施公即命黄天霸监斩，将铁头僧等五人，分别绑赴市曹，按律斩首示众。于是聚夹峰一案才算清楚。

过了两月，施公在书房内看书史，忽然奉到一道圣旨。施公当即排设香案，跪接圣旨。即拆开，诵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当下谢恩已毕，回到书房，即传齐黄天霸等，说道：“本部堂方才奉到圣旨，因仁寿宫有御用宝马一匹，忽然遗失，不知去向。在京文武各官缉获殆遍，查无下落。今奉上谕：勒令本部堂限半年之内缉获原物，恭送进京。这不是一件难事？叫本部堂如何复旨呢？”大家听了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究竟这御马为何人盗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六九回

施贤臣说词激猛将 黄总镇负气访强人

话说施公忽然奉到一道圣旨，当即开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原来当今皇上，有一匹日月骠骊千里龙驹马，真是价重连城，世所罕有，忽然不知去向。当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，实系为巨寇所盗。京内各官自九门提督，以至五城兵马司、捕盗局等，无日不明查暗访，缉获御马，追拿大盗。争奈缉获虽严，却是毫无影响。这日，便有值殿大臣奏明圣上，请飭令外省各督抚州县，一体查获，务要追寻御马，捕获贼盗。因此当今想起施公面前有个黄天霸，现为漕标中军副将（遇缺即补总兵官），此人英勇过人，屡获巨寇，迭破大案。因此飭令施公，指明勒令黄天霸将盗取御马之贼寇，并日月骠骊马，限半年内一并缉获交出。将宝马驰送京师验明无误，再行升赏。施公奉了这道旨意，当将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昆、李七侯、褚标、朱光祖、贺人杰、张桂兰、郝素玉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，传入署内，告明一切。大家听说，俱各大惊失色，暗道：“这件无头公案，从哪里办起？可不是件难事？”施公见众人不回答，因说：“本部堂想来，这件事甚不易办，虽然黄贤弟武艺出众，功绩昭然，久为圣上器重。但是这御马，既为盗贼窃去，这盗马

的贼寇，自必隐姓埋名，伏在偏僻处所，或深山野洼，或高岭深渊，从哪里得知消息？且又不知姓名，毫无影响。纵然黄贤弟虽有通天本领，亦未必得知。而限期又促，只有半年，这事从何处着手？若是据情复奏，又怕违旨。不若乘此将为难之处，婉转复奏上去，请旨另派精明强干之人，悉心缉访，黄贤弟但任帮同缉获。如此办法，黄贤弟责任较轻。即使不能访出，黄贤弟亦不致因此获谴。不过此等奏章一发，虽与黄贤弟没有什么大责任，究不免减却黄贤弟半世英名，然亦无法。不知黄贤弟及诸位贤弟意下如何？”施公这一番话，说得虽然婉转，外面看似代黄天霸分身，其实用的是激将法。只因黄天霸生性如此，若但令他遵旨缉获，他虽不敢违背，究竟怕他不肯出力，因此不说他能缉获，只得请旨另派精明强干，武艺过人，胆识兼优之辈，悉心缉访，不过于英名上有些减色。黄天霸向来好名心重，别人办不来、做不到的事，他偏要去办去做，等到成功之后，却争了这个名字，哪怕龙潭虎穴，为这名字上，也要拚死去的。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，惯用这个激将法激他。

哪知黄天霸在先本有个为难的意思，也知道此事实不容易办。及至听了施公这一番话，不觉气往上冲。黄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某自从江都承恩提拔，以至今日执鞭随镫，历有十数年之久。是凡大人差遣之事，某无不赴汤蹈火，力效微劳；虽无大功，总未累及大人有获谴之事。今御马为强人盗去，此乃国家无价之宝，即非明降谕旨，也当一体缉获，方是为臣的道理。况某上受国恩，理应协力拿获，无论获谴与否，稍尽其力，藉可上报朝廷。况今日既明降谕旨，飭令某悉心查缉，则是朝廷高厚之处，某焉敢辞？若以难办推诿，畏缩不前，不但有负国恩，有辜大人提拔之德，便是某自己也觉惭愧！某这贱名原不敢说四海皆知，晓得的却也不少。难道即因此一事，将从前的英勇微名，因而埋没？某也不肯甘心受人耻笑。况某有此六尺身躯，既为国家